



由UNStudio及AD+RG（香港）設計的西九演藝綜合劇場（Lyric Theatre Complex），預計於二〇二五年落成；設有演藝劇場、中型劇場和小劇場，亦設有多個排練場地和一個駐區藝團中心。

轉型中的建築與建築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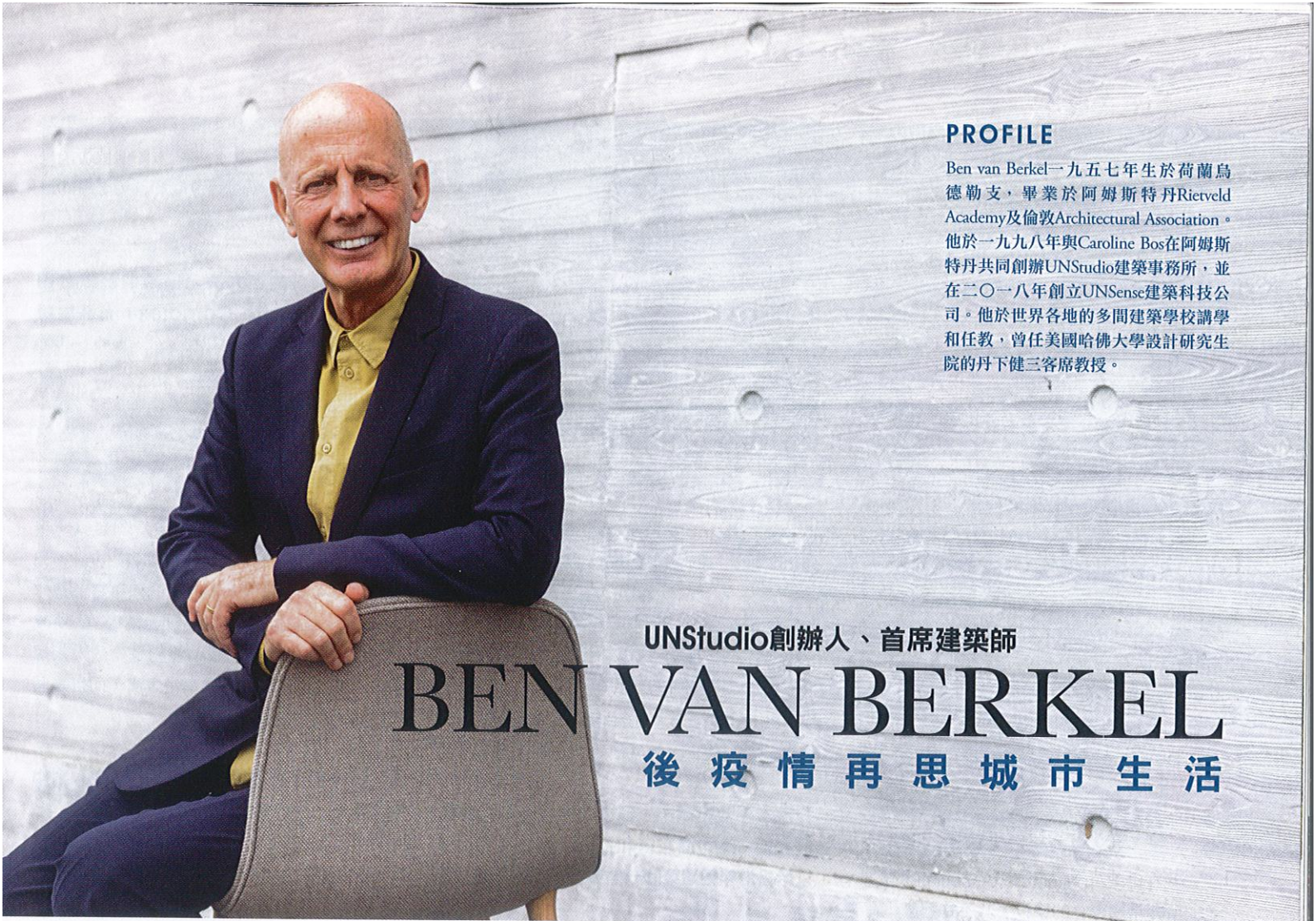
CHANGES AND CHALLENGES

以「Game Changers（設計創變者）」為主題，在去年底舉行的「設計營商周」BODW（Business of Design Week）來自世界各地不同領域的設計師再次聚首一堂，分享最新設計趨勢。

被譽為歐洲的「創意之都」的荷蘭是今屆「夥伴國家」，來自荷蘭的國際頂級建築設計工作室UNStudio創辦人、首席建築師Ben van Berkel及MVRDV創始合夥人、主創建築師Winy Maas，在疫情之後再次訪港演講及接受專訪，分析疫情衝擊、AI技術突破等如何衝擊當代建築及當代建築師。由UNStudio設計的西九文化區演藝綜合劇場預計於二〇二五年落成，是令人關注的本地重要文化建築；Winy Maas跟香港淵源也深，曾兩度出書探討香港建築。他們觀察到香港有甚麼變化？有甚麼建議給香港年輕建築師？

撰文・丘瑞欣

攝影・譚志榮（建築圖片由UNStudio、MVRDV提供）



PROFILE

Ben van Berkel一九五七年生於荷蘭烏德勒支，畢業於阿姆斯特丹Rietveld Academy及倫敦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他於一九九八年與Caroline Bos在阿姆斯特丹共同創辦UNStudio建築事務所，並在二〇一八年創立UNSense建築科技公司。他於世界各地的多間建築學校講學和任教，曾任美國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的丹下健三客席教授。

UNStudio創辦人、首席建築師

BEN VAN BERKEL

後疫情再思城市生活

疫情之後再次來到香港，你留意到甚麼變化嗎？

B：我想可能是沒那麼忙碌了。我很喜歡現在有很多關於如何改善城市生活的討論，人們對健康的思考愈來愈多，不只是運動、飲食，而是如何改善你的日常生活，這是我在這座城市聽到有趣的現象。在歐洲，疫情之前，我們傾向非常努力工作，過後才發現，當你工作十二小時，效率反而會降低。現在人們常常思考、討論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時間，去運動、與家人共度時光，把時間花在創意的事情上。

說說你為甚麼決定以Transformation（轉型）作為演講主題？

B：這個職業正在轉型，我們確實處於一個許多事物都在變化的時期。我們不單單必需重新思考流動性（mobility），還要重新思考我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還有如何建構更好的社區生活。今時今日很多事情都在轉變，不

單是建築師使用的工具變了，需求在變化，規則也在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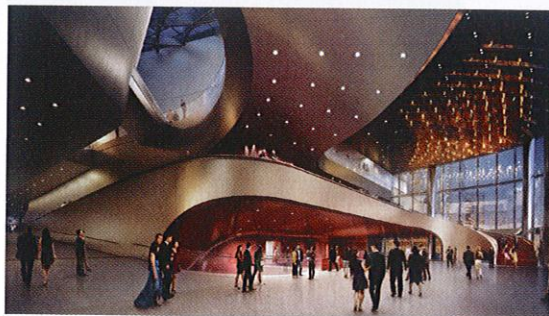
UNStudio成立三十五周年，可以分享一些例子說明這些年來的轉變嗎？

B：回想起我們當初設計莫比烏斯住宅（Möbius House），是一間以數學模型（莫比烏斯帶）為原型的住宅，在那裏我們進行了很多幾何實驗，至今仍是我們的設計策略，如在Mercedes-Benz博物館和鹿特丹Erasmus大橋上，這些都與我們相信建築物的內部組織可以構成人們在建築物中移動的方式息息相關。

可持續發展、減碳和循環建築的壓力是很刺激的。我一直不喜歡把事情視為理所當然，因此我喜歡將建築與其他議題結合，就像健康，我稱之為以人為本的設計。科技也在轉變，就像現在可以用AI（人工智能），我們有用新的方法去結合AI和BIM（建築資訊模型）。我很喜歡我們的專業裏有這些新發展。

面對這麼多變化，你會如何保持自己與時並進？

B：我喜歡教學，跟年輕一代交流，跟不同世代的人對話。在教學上，我會遇到年輕的教授；在BODW這樣的平台會遇到其他設計師。教學、旅行、見朋友，都是好方法，我也喜歡和其他行業的科學家、藝術家和政治家交談，我喜歡跨領域的接觸。



Ben van Berkel曾表示：「由於演藝綜合劇場的選址限制，要在這座非常緊湊的建築內安排各種空間設計非常富挑戰性，同時令人興奮。」他希望新劇場能滿足未來香港戲劇觀眾的需求。

你從新一代身上學到甚麼或得到甚麼啟發？

B：新一代更具商業頭腦，很想賺錢，很有興趣知道新的經濟模型如何結合永續發展、人工智慧和社交媒體。每當我有一個新的想法時，我所有的學生都想在下一天就以此為基礎開start-up。另外，我也留意到年輕一代是更加目標導向的，想過有意義的生活，「我到底在做甚麼？我為何要這麼做？我不會為一家不符合我目標的公司工作……」這些都是年輕一代的想法，我很喜歡這樣。

荷蘭是今屆BODW的「夥伴國家」，UNStudio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你如何在保持荷蘭設計精神，同時尊重各地文化？

B：我一直都喜歡與當地人一起工作，想了解當地文化。我經常在項目的起始階段，長時間駐留，去了解工地。共同協作是UNStudio的關鍵策略，UNStudio代表United Network（聯合網絡），我想認為這是創造優秀建築的唯一方法。因為一個人是做不到的，作為一名建築師，你必須與許多其他人一起工作。

我在倫敦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讀書，是一所非常國際化的學校。我不是那麼「荷蘭人」，我想，我是一個全球化的人。當然，我也有荷蘭的根，某種程度上，我對荷蘭歷史和文化的興趣也融入在我的設計中。但這是有點無形的，無法輕易指出。

荷蘭人非常全球化、國際化，這是一個



二〇二二年，UNStudio與b720 Arquitectura和工程公司Esteyco的聯合設計方案，勝出馬德里查馬丁車站（Madrid-Chamartín Clara Campoamor）的整體改造及其城市一體化國際設計競賽，保留現有車站，改造成「開放的生態系統」兼交通樞紐。

非常小的國家，我不認為有其他國家使用我們的語言，所以我對自己的歷史並不那麼著迷。當然，我認同這是我的故鄉，我們有著悠久的貿易、工程和農業歷史。但如果在全球化的環境中接受過教育，那就很難回到純粹的根源。

香港也是個小城市，很少其他地方的人會說廣東話，這方面香港和荷蘭有點相似。你可以給香港年輕建築師一些建議嗎？

B：也許正經歷困難時期，但不要忘記，荷蘭、德國或英國的經濟不好，北歐的氣候也不太好。我常說世界是一個水床，你壓向這邊，它就會升高到另一邊；有時那邊情況好了些，但另一邊的情況就會變差，世事總在變化。我的建議是：去最好的大學讀書，去你能學到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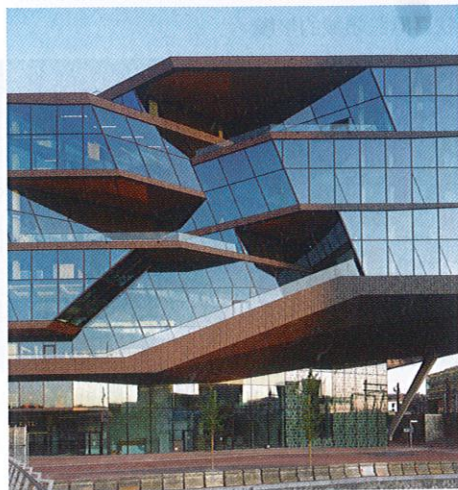
多東西的地方；去你能夠改善和提高生活質素的地方，那可能是你出生的地方，但也可能是許多其他地方。但不要固執地認為另一邊的世界會更好，因為那是虛假的。

請介紹你設計的西九文化區的演藝綜合劇場（Lyric Theatre Complex）有甚麼特點？你有甚麼期望？

B：我認為它將會是世上最壯觀的劇院之一，你在哪個地方可以找到這麼大型的演藝劇場呢？它特別在於有三個劇場，各有特色。有一個很漂亮的大堂，裏面有餐廳和咖啡館，能成為一個美麗的聚會空間，可以看到海景。跟M+相反，M+非常俐落、清晰（clean and clear），我很欣賞它；但我們的建築將會是非常有機（organic）、生動（lively）、具動感（dynamic）的建築。我希望它是一個人人都喜歡回來的地方，不單是享受表演，而且是個令你感到高興的地方。

可以說說你在中國的新項目嗎？你注意到中國的建築、設計環境有甚麼變化嗎？

B：我們在中國有很多新的、多元化的項目，我們正在上海及其他城市建造文化中心，特別是結合文化和不同用途的綜合項目。在新冠疫情之後，我很驚訝中國對於可持續發展的迫切性已提高到非常高的水平。當我最近到上海時，幾乎四成汽車都是電動車，難以置信，市區幾乎沒有廢氣。我認為這確實是一個重大變化。



（左）（右）去年落成的Booking.com總部大樓，以健康社區為理念，目標是創造一個滿足社交和身心健康的辦公環境。